

镰刀弯弯

胡奇著



镰刀弯弯

胡 奇 著

高山 尤崇仁插图

鑲 刀 彎 彎

胡 奇 著

高山 尤崇仁插图

*

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85號

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印刷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各地新華書店經售

*

787×1168 1/32 5 1/4印張 5種良 110,000字
1962年9月北京第1版 1962年11月北京第2次印刷

印數15,501—33,500 定價0.45元

內 容 提 要

冬天，姐姐小菲領了弟弟小明由城市回到久別的农村。

生活的轉变，使他們充滿了喜悅，也感到有些陌生。

在以往那战争的岁月里，他們的爸爸曾經在这里指揮过战斗，至今人們仍念念不忘地談起老战士的动人事迹；同时人們也以期待的眼光，注視着革命后代更好的成长。

孩童时代的伙伴，在故乡好山好水的撫育下，也都长大了，經過不断学习和劳动，他們像青葱葱的幼林，显示了青春的光輝。

可是，在某个幽暗的角落里，有时也会出现那类妖婆式的人物，他們說着古怪的話，做着古怪的事，妄想把灿烂的生活，塗抹上灰暗的顏色。

年輕的革命后代，由于長輩的帮助和伙伴的鼓励，他們勇敢地走上自己选择的道路。

目 次

离家的夜晚.....	3
铁柱.....	12
新的家.....	21
怪表姐.....	27
“临时社员”.....	33
第一个劳动日.....	41
小磨房.....	52
志气.....	61
接小崽.....	68
公共财产.....	75
主人翁.....	84
三只金狸猫.....	89
普通战士.....	97
冰河上.....	106
急救.....	114
失踪.....	119
挺身而出.....	127

岔路口	134
担子	145
新的开始	156

离家的夜晚

天已經漆黑了。狂风猛烈地刮着，下汽車前，小菲要不是把淡蓝色的絨头巾先系好，它准要被风吹走了。

“小明，口罩……瞧，风……”

这时候，弟弟小明簡直成了个呆(dāi)瓜。他从来没有見過这么大的风；半空中，像有两条长蛇糾纏着打架，咬得“格吱”“格吱”的直响。

“小明，怎么不听我的话！你的口罩……”

黑暗中，小菲伸手往小明脸上摸了摸，小明才算明白过来。他慌忙摘下棉手套，把手插进大衣口袋里。可是口罩哪里去了呢，他解开大衣鈕扣，又往貼身的棉衣口袋里摸了摸，还是没有找到。为了掩盖自己的慌乱，他声大气粗地朝姐姐嚷叫开了：

“不要管我，我就要这样鍛炼！”

“小明，早上你还咳嗽……”

小菲急得不知道该怎么才好。小明就有一股子拗(niù)劲，凡是他认为做得对的，那就別想說服他。就說这回到乡下的金媽媽家去，他給惹的麻煩可真不少；本来，他該留在爸爸媽媽身边过寒假，偏偏他就不听。……

这个馬鹿河鎮，在地图上那个圈，原来画得很显目，現在別說找不到一条街，一座店，連一間屋子也看不到。金媽媽說托了

鉄柱哥来接他們，这里連他的影子也沒有。难道是汽車停錯了地方？……

“姐姐，我們这是到了哪里啦？是馬鹿河鎮嗎？”

“小明，鉄柱哥要是沒来，我們自己去找馬鹿河鎮，那地方我去过。”

小菲把事情看得太容易、簡單，她不願意留在这里等鉄柱来，就自作主张帶着小明去找馬鹿河鎮。她左拐右弯地轉了好一陣子圈圈，別說馬鹿河鎮沒有找到，連剛才下汽車的地方，也弄不清在哪个方向了。

小明直起脖子，又叫了起来：

“走錯地方了吧？”

小菲真为难透了。她把帆布手提箱往地上一放，又紧了紧头巾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好。

小明才只有十一岁，还是头一次出远門，要是今天晚上找不到馬鹿河鎮，也找不到鉄柱，可怎么安置他呢？……

“姐姐，你当真到过馬鹿河鎮？它怎么是这个样子的？”

小明的声調很失望。

小菲仍然不吭声。六年前，爸爸媽媽經過长久的战斗生活以后，开始定居下来。金媽媽送她到他們那里去，路过馬鹿河鎮，在这里住过两天。那时候，她才九岁，这个小鎮並沒有給她留下什么印象。

“姐姐，馬鹿河鎮呢？你怎么不說話？”

小菲能說什么呢！她覺得风吼叫得更厉害了。棉布大衣的下摆老是絞着腿，連脚步都迈(mài)不开，脸上和眼皮上，一陣陣

凉冰冰的，不知被什么东西打得生疼。

小明又叫嚷起来：

“姐姐，下雪珠子了！”

“下雪珠子怎的？就不锻炼了？”

小菲一本正经地说。这是她对付弟弟最有效的办法。

“姐姐，快看，前面有火光！”

“火光？”

小菲睁大眼睛，磕(kē)磕绊绊的朝前跑了好几步。当真，在漆黑的原野上，远远闪着一粒豆大的火光。

“啊呀！马鹿河镇！马鹿河镇就在那边！”

小菲一手提着小箱子，回头催促小明快跑。小明高兴得又蹦又跳，不小心撞在一根树桩子上，摔了一跤。

“小明，你……”

“太好了，一点也没有撞坏！”

小明真是勇气十足，尽管脚踝骨摔得又麻又疼，他也不在乎。

经过这一阵艰难困苦，小菲和小明终于走到一座房屋跟前，最先欢迎他们的是从窗子里射出来的灯光。

“这二位客人，找谁？”

房主人是位上了年岁的老爷爷。他皱起灰白的眉毛，用惊奇和慎重的眼光，打量小菲，又从头到脚把小明看了个遍。

小菲不慌不忙地向老爷爷说明了经过。

老爷爷说：

“孩子，马鹿河镇在河那一边咧。要不嫌弃(qi)，今天晚上



先住在我家吧。”

“老爷爷，大吉庄每天都有馬車来鎮上嗎？我們这就上大吉庄去！”

“瞧你們着急的！赶明天大早，我領你們到馬鹿河鎮找馬車，保險不誤你們俩赶到大吉庄吃晌午飯。”

小菲放了心，接受了老爷爷的好意邀(yāo)請。說實話，她真不願意黑灯瞎火的往馬鹿河鎮趕，路上還要過一條大河，要是小明掉到水里，可怎麼辦……

小明又成了呆瓜。老爷爷這屋裡多暖和，多有趣啊，牆壁上面挂著一束束的玉米，一串串的紅辣椒。

“二位客人，你們覺著奇怪是不是？是啦，要不是我這屋背後有個梨樹園子，我早搬到村子里跟大伙住在一起了。一年四季，梨樹都要人經管照應啊！”

小明睜大著眼睛，仿佛遇到了最要好最尊敬的人，就說：

“爷爷，我們吃的梨是你栽的嗎？梨真甜！”

小菲脫了大衣，去幫老爷爷燒火。她抬起頭，撇撇嘴，朝弟弟掃了一眼，小明才沒再往下說蠢(chǔn)話。一會，她又把眼光轉向老爷爷：

“您老人家貴姓呀！”

“姓曹——你們是從城裡來的吧？”

“對啦，我們過寒假，想到大吉莊公社去住些日子。我們，我們願意從小就知道生產知識！”

小菲的話比小明說的得體。這些話，其中有一大半是爸爸媽媽常常對他們說的。爸爸最同意他們到鄉下來，不管哪會兒，他一提起大吉莊，總是精神百倍，常常把沒有到過大吉莊的小明也吸引住了。

“你們老家就在大吉莊嗎？”

“我自小就住在大吉莊。打日本鬼子時候，是金媽媽把我帶大的。”

“哦，那你們八成是部隊上的孩子。”老爺爺重新把小菲小明打量一番。“是嘍，那會兒，像你們這些小家伙，不放在老百姓家里，怎能養得大！”

老爺爺又問，爸爸媽媽早先在部隊上干什么。小菲不願意隨便說，更不願意夸耀，只是搖搖頭，眼睛閃溜溜地笑開了：“反正是當兵的——拿槍杆子打日本鬼子的八路軍嘍！”

“咳，小鬼，你滿懂事情咧！”老爺爺伸出粗大的手掌，拍拍小菲的肩，又加上一句，“真是個挺能干的小姑娘哪！”

鍋里咕嚕咕啦地響起來。老爺爺把鍋蓋一揭，鍋里沖出一股白花花的蒸汽，他拿筷子夾出一塊塊紅得冒漿的東西。

“孩子，快吃蒸紅薯，甜絲絲的，滿不錯！”

小明把第一個紅薯吞下肚，渾身也像紅薯一樣，滾熱滾熱的發起燒來；他又去咬第二個，這回不能痛痛快快地向肚子里咽了，熱得張大嘴直喘氣。

小菲攔下碗，用手朝小明頭上一摸，心就咚咚咚地跳開了，弟弟他是怎麼啦？發燒了呀！

“剛才叫你戴上口罩，你就不聽……”

小菲兩眼一下涌上淚水。這該怎麼好，這里不像家里——沒有量體溫的體溫計，挎包里只有瓶退燒藥。

小明覺得腦袋沉甸甸（diàn）甸的，四肢軟綿綿的，要是在家里，他早就要哼哼唧唧的了。不過，現在他倒有些生姐姐的氣：

“我根本沒病，你總愛管人閑事！……”

“過來，讓我看。”

老爺爺帶着一副什麼都懂、什麼都不怕的神氣，用那只粗大

的手，摸摸小明的頭，又看看小明的手。他眯起眼，嘴一咧，搖搖頭說：

“着了點涼。不礙事，煎兩片薑，用紅糖熬點開水，喝了保好！”

小菲听了，才稍稍放下心。可是任凭你怎么說，小明就不肯躺到热炕上去。

“我就沒有病嘛！”小明咬牙強撐(chēng)着。

“可要听姐姐的話囉！”老爷爷站在灶火那边，作出生气的样子說。小明这才乖乖地爬上炕去。

屋外，風还是“格吱”“格吱”地吼叫着，吹得窗紙“嘩啦”“嘩啦”直响。

老爷爷忙着从小瓷罐里掏紅糖，又回轉头来問小菲：“是第一次出門吧？”

“我倒是常出門，弟弟他……”

小明最怕姐姐說他沒鍛煉，赶紧从棉被里探出上半身，搶着說：

“我才不是第一次出門。大前年，我跟吳叔叔还去过东北！”

老爷爷眈眈眼睛，又問：

“那你們打算在大吉庄住多久？”

“不管住多久，姐姐跟我都想参加劳动。金媽媽已經給我們回信，答应帮我們去向生产队請求。也不知能行不能行？”

小明說得兴高采烈，似乎病一下子都沒有了。

老爷爷說：

“这別犯愁，大吉庄公社会有事情給你們做，人家从来有传

統。你們既然是部隊上的孩子，總該聽說過李司令員吧？打鬼子那會，人家都叫他老李，他帶着隊伍住在那莊子上，就幫助他們搞了互助組。老李自己也是個生產能手，他跟警衛員小吳兩個，合種了兩半畝谷子，到秋天，那谷穗足有一尺長！”

李司令員——老李，就是小菲和小明的爸爸。啊呀，這多好！爸爸從前住在大吉莊的時候，原來也攥(zuàn)過鋤頭把子，怪不得他三頭兩日就要說：沒攥過鋤頭把子，沒下過狠勁的人，就不知道柴米油鹽的艱難！

老爺爺彷彿明白小菲和小明的心思，又說，咱們部隊有一次來打馬鹿河鎮上的漢奸隊伍，老李就在這間小屋子住過。那老李虽然是司令員，人可好極了，他兩天兩宿沒合眼，消滅漢奸隊伍以後，就下了道號令，叫部隊幫老百姓一起收秋。

“孩子，你們看看挂在牆角那把鐮刀，老李就使用過它。”

小菲和小明順着老爺爺的手勢朝牆上看，在一串紅辣椒旁邊，挂着一把彎鐮刀。它已經生了鐵銹，像一只紅色的月牙，挂在白土牆上。老爺爺眼睛閃着光，直起腰把鐮刀拿下，遞到小菲手里。小菲兩手捧着，心里又暖和、又高興。小明在被窩里也躺不住了，翻了個身，就從小菲手里把鐮刀奪過去。他像得了寶物一樣，翻來翻去看個不夠。

“姐姐，從前……唔，從前他就拿它割莊稼的呀！”

老爺爺繼續稱贊地說：

“是啊！那時候我沒經管這梨園，只租種了地主錢鐵嘴三畝地，老李跟他的警衛員小吳兩個，不到半晌功夫，就唰唰唰地把三畝地的谷子割完了。干得真有勁！”

小吳，就是那位在汽車廠當設計師的吳叔叔。他時常來看爸爸媽媽。他待小菲和小明挺親熱，一個月里至少給他們寫一次信。

老爺爺看着小窗，帶着懷念的神氣說：

“如今，不知道老李在哪裏？早幾年听人家說，他在朝鮮打美國鬼子，不曉得這輩子能不能再親眼看到他。”

“能，他在……”

“你知道他？”

“他，他就是我爸爸！”

小明一高興，就跟老爺爺講了實話。——本來么，人家一口一聲的惦記着爸爸，為什麼偏偏要讓他失望啊！

老爺爺兩道灰眉毛往上一抬，怔怔的看着小明，又回過頭來看小菲。隨後，他用手揉（róu）揉眼睛，再仔細看看小明，頭朝後一仰，樂呵呵地笑了起來：

“老天爺，你們姐弟倆的眉眼真像咱們老李！怪不得我总是犯疑，瞧着你們好眼熟哩。”

“老爺爺，爸爸工作忙。要不，他早就來這裡看老熟人了。”

小菲沒有責備小明。她熱情地抓住老爺爺的手，仿佛要重新和他認識一次。

“我的好姑娘喲，你爸爸工作忙，那是一定的！他肯讓你們回到這裡來，可見他沒忘了我們。往後，保證你們會成勞動模範，因為你們有個光榮的好爸爸！”

老爺爺說一陣，笑一陣，高興得眼睛眉毛擠到一起，連氣都喘不過來了。

熄灯躺下以后,小菲老睡不着。她盘算着怎样给爸爸妈妈写离家后的第一封信。是啊,应该把遇见老爷爷的事谈一谈;还有,这把镰刀的事也值得对爸爸说一说。不过,爸爸为什么没谈过这件事情呢?老爷爷可一直在记着它……

忽然她听见小明悄悄地叫了声“姐姐”。

“你怎么还没睡?”

“姐姐,那把镰刀是一件多好的纪念品,能不能跟老爷爷要了它?”

“不,那是人家的东西,我们不能要。”

小菲口气很坚决,小明只得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。

屋外,风还是“格吱”“格吱”的吼叫着,窗户纸“嘩啦”“嘩啦”的响得更凶了。广大的原野上,像是有千军万马在奔驰……

铁 柱

小明醒了。他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,发现自己睡在一间陌生的屋子里,可吃了一惊:“哎呀,我是到了什么地方——这不是我的家里呀?”后来,他又看见土墙上那把锈镰刀,才清醒过来,记起是住在曹老爷爷的家里。

小菲早就起来了,不知出去做什么了。

在窗户那边,忽然传来一个洪亮的声音:“啊,你醒了。”小明扭头一看,曹老爷爷正脸对脸的朝着他笑哩。

“孩子，可睡好了吧？”

“睡好了。”

小明嘴里回答着，心里纳闷：姐姐到哪里去了？连个人影也看不见……只听窗外有两只鸡扑打着翅膀，咯咯咯地尖叫着，大概在抢吃什么东西。

老爷爷看见小明东张西望，就问：“是找姐姐吗？她清早起炕，就上马鹿河镇去了。”

小明可受不了这委屈，眼眶顿时热呼呼的，低声说：“她怎么就一个人走呢？”

老爷爷说：

“天刚明，来了个憨(hān)小子打门，说昨晚没接到你们，可急坏了；还以为你们掉到河里了……”

“准是铁柱哥。”

“就是他，我们早先就认识，是个不肯用脑子的人。就不想想：咱们部队上老李的两个孩子，不是那种提不到筷子上的烂面条，你昨晚没接上人家，人家就不能自动找地方落脚？刚才，我可狠狠尅(kè)了那小子一顿！”

老爷爷一口气讲完了，就抖动灰白色的胡须笑了起来。

“我姐姐没见上铁柱哥吗？”

“那还能见不上！那憨小子说，大车还在马鹿河镇放着，她就跟着他去套大车了。”

小明更感到满肚子委屈，“为什么不叫醒我！”

“你姐姐说，大清早外边挺冷，还是让你多睡一会好。她真是个能干人，事事都想得怪周到。”